

# “元宇宙”:赛博空间的技术趋势与文化症候\*

付茜茜

**摘要:**“元宇宙”是随着移动通信、大数据、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而诞生和迅速流传开来的一个新概念,并在诸多领域引发广泛反响。作为赛博空间的文化议题,其诞生有着技术发展历程,科幻文艺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元宇宙”内涵的具体化,数字文化资本市场进一步推动“元宇宙”概念的大众普及。当下,技术所营造的虚拟世界已深远影响着现实世界,“元宇宙”重塑着社会交往形态和个体身份,为社会数字文化消费产业的发展带来新契机。然而,过度沉溺于赛博空间将引发诸多值得忧虑的现实问题,需要审慎对待。

**关键词:**“元宇宙” 赛博空间 数字文化消费 价值挑战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2)04-0132-09

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2.04.007

当下,互联网、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社会各领域发生着深度融合,个体在与智能拟真技术装置的高度互嵌中被卷入虚实互生的赛博空间,技术营造的全时在线数字虚拟世界重塑着时空与社会交往形态,并逐渐呈现出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趋势。“元宇宙”概念在此情境下诞生,生动阐释着当下人与技术之间的虚拟实践关系以及虚拟实境与现实世界愈加含混的社会形态。

在相异于现实世界的赛博空间,社会个体幻化为数字化符号,在电子媒介技术所营造的场景和服务中开启数字化生存状态。随着VR眼镜、数字头盔和动作捕捉装置等虚拟仿真设备的发展,人类的身体感知经验也不断被拓展。在当下

赛博格社会文化语境中,个体的生存甚至生命状态都与技术高度融合。“元宇宙”实为具有深度沉浸感的数字宇宙,深陷其中的数字主体与虚拟身体进一步幻化,其以“虚拟文明”特质重构和颠覆着现实社会的文明形态。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道:“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设计出一种历史总体——一个世界。”<sup>[1]</sup>近二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经济结构,“元宇宙”作为赛博空间的文化议题,充分体现着技术、产业和社会文化等多重合力的作用,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技术趋势,也是一种文化症候。

## 一、技术驱动：作为赛博空间文化议题的“元宇宙”

### （一）“元宇宙”概念的诞生

“元宇宙”(Metaverse)意为“超越宇宙”，指互联网技术的未来形态。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元宇宙”技术呈现出鲜明的“跨媒介”属性，整合着社会各领域的前沿技术，使其在“交融共生”中打造“全息沉浸式互联网”，也被称为“完全实现的数字世界”，是超越人们当下社会生活的模拟世界。在信息技术所营造的虚拟空间中，数字代码构筑着数字化身及其语言、文化和意识等，数字化身实现着全时在线，虚拟世界亦成为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空间。“元宇宙”作为一种概念被提出，阐述着由技术所营造的新型社会体系与数字生活空间，尤其是虚拟现实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呈现的具有深度沉浸感的虚拟世界。

“元宇宙”的出现离不开技术的驱动。从技术视角看来，“元宇宙”空间在移动通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融合的趋势下形成，在扩展现实技术、数字孪生和区块链技术作用下实现虚实共生。技术层面的“元宇宙”被誉为互联网技术的进阶与终极形态，社会生产和生活将进一步数字化，在虚实互生的情境下凸显极致的体验感，预示着物理现实世界全面转向数字虚拟世界。其基于扩展现实技术为大众营造沉浸式体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对虚拟时空与现实世界经济系统、社交系统和身份系统等进行深度融合，且允许用户自主进行内容生产并对虚拟世界进行编辑。

文艺创作促进了“元宇宙”概念的具体化。文艺作品通过叙事将“元宇宙”概念高度具象化，电子游戏则为其提供了体验空间。1935年“虚拟

现实”概念首次出现于科幻小说《皮格马利翁的眼镜》，1982年的科幻小说《真名实姓》讲述人们通过脑机接口进入感官虚拟世界，2018年的电影《头号玩家》描绘了2045年现实世界的人们畅游于虚拟游戏世界“绿洲”，2021年的电影《失控玩家》中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呈现出即时同步、高度相融的特征。“元宇宙”这一概念从诞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科幻感，文艺创作的科幻叙事将赛博虚拟空间以高度具象化的形式呈现出来，高度契合当下“元宇宙”的技术特征与概念内涵。

数字文化资本市场助推“元宇宙”概念的大众普及。2021年10月，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宣布公司更名为“Meta”，同年11月微软也宣布将通过整合虚拟环境技术以实现“元宇宙”。Roblox公司将“元宇宙”八大要素归结为身份、社交、沉浸感、低延迟、多元化、随地、经济系统和文明。电子游戏作为基于现实而构筑的虚拟世界，其游戏场景形态为“元宇宙”技术空间及概念内涵的形成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在技术融合和数字文化资本的推动下，游戏产业成为“元宇宙”概念社会知晓度迅速提升的助推器，其虚拟化、交互性和超越性等特征为“元宇宙”积累着物理和心理基础，推动着大众对社会信息技术从传统互联网向“全息互联网”和“实体互联网”转型的认知。

“宅经济”推动着“元宇宙”需求市场的形成。随着社会“宅经济”形态快速发展，人们在数字信息世界里的关联走向“常态化”，线上线下联通的生产、生活、购物、娱乐、教育和社交状态加速着整个社会的虚拟化程度。信息技术的发展促成着现实世界的“宅生活”形态，并催生了现代社会的“宅文化”，推动着虚拟消费文化产业发展。从广义上来说，“宅文化”已经逐渐演变为社会性甚至全球性的亚文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打破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新型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化消费社会<sup>[2]</sup>。随着技术虚拟世界的升级，社

会“宅文化”消费需求成为“元宇宙”相关技术和产业加速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 (二)“元宇宙”技术虚拟世界的文化特质

“元宇宙”关联着信息社会新的文化症候与文明形态。随着虚拟现实、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与社会交往形态不断被重塑。在“元宇宙”相关技术与人的交互作用中,人们对于技术的使用或体验状态和心理都会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并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其一,技术推动下的“技术型消费文化”。任何技术都诞生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其发展也将催生与该技术相适应的技术文化现象,影响人们可见的日常生活与无形的精神生活。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迁,当下最为典型的技术文化现象就是赛博空间。“元宇宙”技术虚拟世界可谓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一个数字化载体,以“深度沉浸”特性营造幻象,是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下的“技术型消费文化”。在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当下体验经济时代,“元宇宙”虚拟空间充分体现着个体身体的“过程性”消费体验。

其二,人类与技术之间的“人机融合型文化”。随着虚拟现实、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等的发展,人类在人机互动关系中不断被改变和重塑,社会的智能化、主体的数字化、身体的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从技术的发展格局来看,人与社会都会被“技术形态化”<sup>[3]</sup>。“元宇宙”技术虚拟空间中,在虚拟现实影像触感延伸装置的配合下,作为视觉技术客体的观者自身也建构着虚拟的“新自我”,兼顾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并深化着当下社会的“人机融合型文化”。

其三,介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群体共创文化”。人类的社会文化创造活动充满着自觉意识和目的性,在“元宇宙”虚拟空间中,社会大众拥

有着更加自主化的文化生产、体验与共享方式。在社会群体开放、共创和分享的“元宇宙”文化生产时代,将技术与社会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能够最大限度地突破人类自身在真实世界文化生产中的生物体局限性,实现虚拟共生的“群体共创文化”。

其四,凸显“身体感知”特性的“沉浸体验式文化”。“元宇宙”是一个沉浸式符号化和虚拟化的空间,体验型虚拟影像诉诸体验者的感官,符号化的虚拟场景仿佛可触及的“超现实”场景。在“元宇宙”技术虚拟空间中,数字性和符号性成为鲜明特征,人们能够通过穿戴设备进入“元宇宙”虚拟空间,依赖数字符号在开放性的场景中进行虚拟实践活动,体验虚幻的“在场感”。“元宇宙”虚拟空间的“交互沉浸”体验凸显着数字智能文化的特性,充满交互特征的“元宇宙”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个体的需求,个体在沉浸式数字智能空间中进行工作、娱乐和购物等活动,实现虚拟时空中的社会交往。

“元宇宙”作为一种社会技术发展趋势,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症候,它能一定程度地拓展人类的有限性,关联着信息社会大众对充满“超越感”的未来社会的想象。威廉斯将文化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sup>[4]</sup>,人们普遍生活的变化会促使形成共同的文化观念,文化是一种人们趋于稳定的集体性共同反应。在技术演化进程中,个体经验不断沉淀和相互影响,社会文化观念也会受到技术及其传播的内容的影响。社会生产与活动方式的变化将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对社会文明的存在方式产生渐进变化。“技术发展特性的改变同时也要求人类在其价值、生活方式及实践本身等方面进行更多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这将意味着逐渐脱离文明的现有类型,并尝试建立新的文明。”<sup>[5]</sup>“元宇宙”基于多种新技术的作用生成着新型虚实相融的数字文明,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实



现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跃升,以及社会自然人的跨维度拓展。

## 二、社会重塑:“元宇宙”的现实影响

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虚拟互动方式被广泛运用于社会诸多领域,人们的社会生活“陷入”虚拟空间中,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愈加含混。“元宇宙”将为整个社会打造充满无限可能的数字空间,全面推进现实世界的“虚拟化”。新的技术革命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催生新的技术文化与技术文明,并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对个体身份、社会交往形态和社会运行形态诸多方面产生现实影响。

首先,重塑现实社会形态。当下的社会环境正在被各类技术高度整合,“元宇宙”即结合多种技术构筑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形态与一体化的社会形态。它在扩展现实技术的作用下营造沉浸式体验,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高度相融,加速现实世界的虚拟化程度,且充分给予人们进行内容生产与编辑的自主权。人与社会都被“技术形态化”,现实社会中的生活、工作、社交、教育和娱乐活动等被技术高度整合,“元宇宙”这一投射现实世界且超越现实世界的虚拟镜像世界,将打造新型社会体系与数字生活空间。从“元宇宙”的技术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现实世界也将在与虚拟世界的高度整合中成为“元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界限将逐渐模糊直至最终实现虚拟共生。魔幻般的“元宇宙”技术景象世界呈现出替代现实世界的趋势,人们的“生活世界”将彻底转向“物的世界”,且现实生活世界的地理空间感被消解,如保罗·维瑞利奥所说,“我们正在观看的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地理的终结’”<sup>[6]</sup>。

其次,重塑社会个体身份。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个体的社会交往方式,整个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个体自身也不断被“信息化”,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都在改变。基于被技术所拓展的虚拟现实情境,真实社会环境中的个体能够在赛博数字空间中拥有诸多“虚拟分身”,在高度数字化的“元宇宙”技术空间中,个体身份能够自由生成,也可按特定规则创造出来,包括虚拟的形象、语言与个性特征等。在虚实共生与多向交互情境下,数字虚拟主体成为虚拟社交环境中的“虚拟实存”。个体以数字形象和“虚拟分身”形式活动且拥有着双重身体,即由技术所营造的“虚拟实体”身体和由符号再现的身体。此外,“人格化”的技术偶像形态也将广泛存在于“元宇宙”赛博空间,现实世界的自然人能与虚拟数字人共存于“元宇宙”虚拟情境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壁垒将被彻底打破。

再次,重塑社会观念。智能计算与代码逻辑将一定程度改变社会运行规则,并重塑社会观念。就当下社会的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元宇宙”作为一种文化概念被提出,已在某种意义上昭示着人类社会在技术发展趋势下的整体转型,“人类中心主义”不断被技术颠覆和改写,并迎来“后人类社会”。在“后人类”视野中,人在本质上成为信息模式,由具有自由意志的生物体演变为“物质-信息”复合体。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将不断升级,基于代码的自由运转,个体的生活能够被智能决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智能计算因被嵌入的特定偏好与价值观念将影响其决策的公正性,并对现实社会运行规则产生影响。在技术推动下的场景传播时代,社会经济、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将发生变革,迎来较为普遍的虚实融合的智能化发展模式,并对整个社会运行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从未来社会产业发展的角度而言,“元宇宙”相关技术被寄予厚望,它将实现从“万物互联”走向“万物互信”,再到“万物交易”与“万物协作”<sup>[7]</sup>。智能技术推动着社会生产的高效自动化,在与区块链、物联网技术等加速融合的基础上,为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模式与价值增量。“元宇宙”作为第三代互联网,是一系列数字技术的融合,其核心使命之一便是助力产业转型,实现数字世界的高效协作<sup>[8]</sup>。通过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实时映射,推动产业活动线上线下的联动式发展。在信息交互的基础上,“元宇宙”将实现数字虚拟世界与真实物理世界在经济领域的深度结合,从而形成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型信息经济体系,有效地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也将深远影响现实世界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则。

总之,现代技术逐渐凸显其综合技术体特质,在技术融合趋势下,智能虚拟技术所营造的赛博空间不断提升其“适人化”特质,真实世界的社会关系以及知识、经验等都以数字形式存储于赛博数据库,人们通过体感装置设备将已有的自我经验与数字经验相融合,在赛博空间中的认知能力将显著提升。“元宇宙”技术时代,社会科技的发展将更迅捷,并推动社会生产的变革,惠及通讯、制造和交通等诸多领域。随着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的融合升级,万物皆可实现数字孪生与场景化呈现,人们将迎来更加数字化的智能社会。

### 三、文明隐忧:“元宇宙”的价值挑战

“元宇宙”昭示着现代信息社会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世界等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它不仅预判着未来现实世界的形态,也预示着人类社会精神空间新的生长方式。在数字乌托邦主义者看来,数字生命是宇宙进化的最终选择<sup>[9]</sup>。“元宇

宙”作为“人和世界的重塑”,通过与社会的紧密关联深入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世界中,也将带来我们必须直面的价值挑战。

首先,无实体文化与虚拟文明的潜在社会危机。虚拟实在高度拟仿和表征着现实存在,让虚拟主体实现着与现实世界近乎相同的感受效果。然而,虚拟实在所构筑的是一种无实体的人类文明和信息传输、存储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赛博空间的虚拟化程度在“元宇宙”时代迎来极致,虚拟文明包含着“虚拟的文明化”和“文明的虚拟化”两大特征,虚拟文明逐渐成为现实世界社会文明的一部分。倘若“元宇宙”虚拟技术大行其道,人类社会在虚拟文明图景中失去抵御与反思,任由虚拟文明作为意识形态统辖现实世界的社会文明以及人类的精神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危机。物理空间中的社会人遵循现实法则而生存,虚拟空间中虚拟主体的生命则无期限,其虚拟活动丝毫不受现实世界约束,虚拟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充满想象力的赛博空间搭建者。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文明的技术实质在于,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并通过这种对象化代理自身。现代性文明的异化表现在这一过程的极端化,技术成为主人……而新文明的实质在于,技术代理复归委托者自身”<sup>[10]</sup>。彻底的虚拟化将导致意义的丧失,当现实世界的社会人沉溺其间,有可能引发新的虚拟文明道德困境。信息技术引发社会文明存在方式的转变,不仅触及社会技术、产业和媒介等诸多领域,且将引起社会文明基本范式的变化。

其次,在技术与算法逻辑的统治下,“元宇宙”将给现实社会准则及价值观念带来挑战。在技术与算法逻辑下,算力将成为“元宇宙”空间的绝对权力,其影响力将不仅局限于虚拟空间,也会蔓延至现实世界。“元宇宙”相关技术以数字形式复刻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并为人类精神活动

提供潜在的广阔空间。然而,在现实社会“文明虚拟化”的进程中,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人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现实社会的规则等都由此被重构,难免出现一些亟待重新探索与确证的新的社会问题。在虚拟生存状态中,个体在物理实体之外,以拟象化和数字化的主体间性符号集合形式存在于虚拟时空中。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关系得以在技术虚拟世界中复现,且还能超越现实社会关系。然而,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的矛盾,以及虚拟时空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相悖性,将有可能对现实世界的道德原则构成挑战,并引发价值观念危机。

再次,“元宇宙”将彻底颠覆社会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sup>[11]</sup>,人类的各项活动都需要在社会中进行。传统的社会生产发生于真实的物理世界,并形成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实践,技术已悄然改变这一本质属性。“通过数字符号的存在转移在虚拟实在中已成为一种完全够格的、挑衅性的、具有可能替代性的实在。”<sup>[12]</sup>人类能够在“元宇宙”中开启“虚拟生存”模式,且人类的思维能够以数据化和信息化的方式获得永生。在“元宇宙”虚拟空间中,数字虚拟主体广泛存在并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自由切换,虚拟的社会关系也颠覆着社会人的本质属性。从长远来看,“元宇宙”能够为大众提供虚拟经济、社交和娱乐等几乎所有现实社会活动,又能满足人类高度自由的虚拟化精神活动,对于人类集体心智来说也将具有深远影响。当下,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随着技术的虚拟升级与智能升级,虚拟智能感知设备对人意识的捕捉能力也将大幅提升,当其逐渐臻于完美地替代人的意愿时,也将给人类的主体地位带来挑战。

最后,“元宇宙”还将深化现代性危机情境下的“符号化”生存危机,以及对感官体验的过度偏重。“元宇宙”是以信息建构的抽象化世界,它通过与人的信息交互创造出满足人们需求的精神空间。景象制造欲望,欲望决定生产,生产处于虚幻景象的控制中<sup>[13]</sup>。个体在虚拟镜像世界中的虚拟生存被彻底符号化,这在某种程度也能被视为人类寻求和创造意义的生存实践。技术的虚拟特征被鲍德里亚描述为“以其不断的升级使现实终止,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语言的虚拟,个体的虚拟”<sup>[14]</sup>。在数字虚拟社会中,符号化生存成为常态,鲍德里亚曾描述“网络符号内爆”的前景以警惕技术发展的消极社会后果。倘若全面进入“元宇宙”虚拟空间,任由虚拟仿真符号控制一切,这将全面剥夺人的主体性并使其陷入“符号化”生存危机中。值得警醒的是,“元宇宙”空间不再注重符号信息交互的精准性,并将催生海量无意义的虚拟符号,“符号内爆”将在“元宇宙”技术时代达到极致。

#### 四、文化探赜:“元宇宙”的辩证省思

“元宇宙”虚拟空间中包含着由技术搭建的信息世界、人类想象力世界以及真实社会环境中的文化世界。它在技术与文化的融合中营造着充满“未来感”的社会文化形态,体现着当下人们对技术时代社会生活的美好愿景与文化想象。对“元宇宙”的热议不仅发自现实的需求,更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逻辑。“元宇宙”技术将进一步瓦解现实社会文化领域的“真实”概念,深化整个社会文化的“虚拟化”程度。个体的感知经验与感知方式将因“元宇宙”技术而丰富,个体的视觉、听觉乃至整个神经中枢都将在“元宇宙”虚拟文化空间中被技术延伸并实现“数字化”。“元



宇宙”技术时代的到来,将充分体现着知识内爆、信息内爆与符号内爆,社会知识更新方式也将处于“内爆式”的“共创”与“共享”中,并进一步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去中心化”,社会个体的文化生产与传播中心地位将愈加凸显。“元宇宙”虚拟世界及其虚拟文明观念的建构高度契合大众的个性、猎奇与探索心理,还将惠及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元宇宙”数字文化的IP化生产模式中,技术和产业的融合将进一步更新大众的文化产品体验模式,用户能够实现自我虚拟角色或相关文化产品的自主定制,达成文化意义生产与消费的自足性体验。

然而,当人们所生活的真实世界转变为由技术营造的“虚拟实在”方式而存在时,“虚拟实在”反而转变为真实的存在。从这一视角来看,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拟真”通过复制现实消灭了现实的事物,“不仅我们的过去已变成虚拟的,而且我们的现在本身也已被模拟”<sup>[15]</sup>。由此,“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同时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sup>[16]</sup>,技术对文化进行强度建构将必然导致文化意义的缺失<sup>[17]</sup>。随着“元宇宙”概念渗透到各行各业,其对社会文化的潜在负面影响颇值得警惕。

首先,警惕“元宇宙”概念先行的“消费主义”倾向。技术世界构成外在于人的独立实体,具有自主性、价值负载和趋于独立的发展模式,体现着较为鲜明的功利价值观<sup>[18]</sup>。“元宇宙”是对未来技术世界的预判,这一概念寄托着对未来技术发展的社会想象,其实现前提是技术的加速融合发展,也依赖于现实与虚拟反复融合内爆的过程。“概念先行”是“元宇宙”较为典型的特征,虽然在技术、产业、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引发广泛关注,然而不同领域对这一概念的阐释都基于不同立场展开。作为现实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元宇宙”可以消除现实物理空间中的社会差别,以“幻化”方式使个体从社会生存困境中突围,实现

资源的全面共享,现实世界中有限资源与美好愿景、生存困境与美好世界之间的矛盾能够在虚拟空间中得到化解。从这一层面来说,“元宇宙”是现实社会的“技术乌托邦”。然而,需要警惕“元宇宙”概念对社会文化强行建构带来的文化意义缺失问题,倘若“元宇宙”通过制造幻想世界将人们推向“消费黑洞”,如同包罗万象的数字游乐场,那么无论是在物理空间漫游还是潜入虚拟世界,人们都将身陷源源不断的数字信息洪流中。

其次,警惕社会文化的“幻化”趋势。“元宇宙”技术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加速虚拟化,在虚拟活动中如卡西尔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sup>[19]</sup>个体在“元宇宙”虚拟空间中实现着从外貌到个性特征的自由再造,在凸显感官刺激和符号消费的“幻化”生存模式中实现“虚拟新自我”。基于“数字化符号”,社会自然人活动空间从现实物理层面转移至技术虚拟层面。虚拟技术的“拟像消费”模式深化着社会文化的“幻化”趋势,增加着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元宇宙”生产着奇观世界与拟仿世界,颠覆着现实规则。需要警惕虚拟世界被拼贴和制造的意义,尤其需要警惕虚拟空间中的“幻觉生产”及其意义的“虚无化”趋势。

再次,警惕技术主义对个体主体性的侵蚀。科技的进步在一定意义上深化着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对个体的控制,并冲击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过度沉溺于赛博空间中的“符号化”生存或感官体验,将使个体减弱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元宇宙”虚拟实践活动离不开信息技术,且虚拟活动主体并非全然是现实环境中的社会自然人,而为“人机结合体”。现代技术的发展不断将人类置入某种不自由的状态中,其无形影响也遍布社会各领域。在“元宇宙”虚拟生存中,个体的主体性地位具有潜藏性与隐匿性。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如麦克卢汉所言是“人体的延

伸”,从长远来看,人类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才能合理地利用技术。在“元宇宙”虚拟感官体验的未来发展中,其能为大众提供充满新奇感的技术世界,应推动社会大众提升技术伦理意识与人文理性,警惕技术主义对个体的奴役。

最后,警惕“元宇宙”可能引发的技术伦理困境。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观念的演进,“元宇宙”不仅意指技术所营造的下一代“互联网虚拟世界”,也成为未来“技术世界观”的一种设定,昭示着社会生活以及技术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倘若“元宇宙”能够全然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替代,人们完全依赖于虚拟生活,那么现实世界及其意义都将不复存在,这将重新定义社会自然人,以及人类的肉身实存。“元宇宙”概念的诞生显现出当下社会在技术演进趋势中的新型价值体系及其趋向,它将给社会大众的情感经验与社交关系带来一定程度的改变,需要警惕技术对世界的控制以及“元宇宙”数字文明对现实社会文明形态的冲击,建构健康向上的惠及社会发展的虚拟文明,并从总体上推动虚拟世界的“文明化”进程。从这一层面来说,需要摆脱“物化世界”的束缚从而转向生命意义导向的生活世界,需要着眼于人类社会在未来长久且可持续的发展,赋予技术以人文精神,重建意义的世界。

五、结语

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有着重要关联,并不断影响和重塑着社会文化。随着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元宇宙”已经显现出诸多社会文化症候。从社会文化视角来看,“元宇宙”是数字信息技术推动下的“技术型消费文化”,随着人类与技术的紧密相融呈现出“人机融合型文化”和“沉浸式体验文化”的特征,在知识与信息的群体共创与交互分享中颠覆着人们的现实生活,整个

社会文化呈现出“游戏式社交”与“幻化升级”的趋势。“元宇宙”作为一种文化概念被提出,初步昭示着人类社会在技术发展趋势下的整体转型,“人类中心主义”不断被技术颠覆和改写。在这一由技术所营造的充满“未来感”的社会文化形态中,人们能够体验具有超越性、颠覆性和多样性的技术想象,社会知识的更新方式将发生改变,社会文化形态的“去中心化”趋势将进一步凸显。然而,“元宇宙”将彻底颠覆社会人的本质属性,加速整个社会文化的“虚拟化”程度,还将深化现代性危机情境下的“符号化”生存危机,以及对感官体验的过度偏重。需要警惕社会文化的“幻化”趋势,警惕技术与算法逻辑对现实社会准则及价值观念的挑战,防范其对社会文化观念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构筑“元宇宙”的技术革命强势来袭之时,如何让技术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使人类免受其害,如何推进“元宇宙”虚拟世界的“文明化”进程,值得深入思考。

注释: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2]范周:《言之有范:数字时代的文化思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223页。  
[3]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4]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050》,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311页。  
[5]B.M. 罗津:《技术哲学:从埃及金字塔到虚拟现实》,张艺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86页。  
[6]Paul Virilio, *The Information Bomb*,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0, P.9.

[7][8]于佳宁、何超:《元宇宙: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势》,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105页,第113页。

[9]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40页。

[10]姜奇平:《新文明论概略》(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12]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13]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14][15]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2-36页,第26页。

[16]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

[17]曾鹰:《技术文化意义的合理性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03页。

[18]王伯鲁:《技术化时代的文化重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19]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9YJC760021)。

作者简介:付茜茜,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在站博士后,浙江杭州,310018。

(责任编辑:钱艳丽)

编辑部  
工作人员

刘江涛【经济】liujt425@163.com

朱耘婵【经济】xxysj\_jj@126.com

杨瑜娴【政治与法律】xxysj\_zz@163.com

陶秀丽【社会】taoxiuli509@126.com

邓 颀【社会】xxysj\_sh@126.com

程 平【哲学与文化】xxysj\_chp@126.com

钱艳丽【哲学与文化】xxysj\_wsz@126.com

杨思奇【历史与文化】xxysj\_lswh@163.com

孙 璐【新闻与传播】xxysj\_xweb@126.com

版面设计:孙 璐